玉劍尊聞

常山梁維樞撰　男維讓維品校

方正

文皇帝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景清直立駡不已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駡頃之近前含血直噀上衣乃命磔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人赭服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鈔（清本姓耿眞寧人）

洪武末登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改御史建文帝即位擢左都御史初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清去妖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曰女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公在此四字令之歸黏於户妖遂絕不至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得約明日還書生旦往索之清曰吾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清出所習書進曰此清燈窗所業書

即誦徹卷祭酒刖生生不能舳一𠕋祭酒叱生退

清出即以書還生曰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爲

人有才器尚大節

王朴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詣市過史館

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今日皇帝殺無罪御史

王朴

三吾名琨孫以字行茶陵人見耕孫壽孫皆

仕元死節三吾爲儒學提舉洪武中薦爲左贊善

陞學士上以洪武正韻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輸

林院重加校正三吾以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韻會定正詔刻行之主考會試北士偶黜獲罪下獄爲人坦夷不設城府自號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不可奪

王振

寺人也宣府人厤皇帝即位命掌司禮監擅權作威福一日張太后御便殿召振責之令女官加刃振頭上跪請免由是斂戢及太后崩振專決無所忌討麓川殺劉球枷李時勉降于謙他忤振者

悉收付獄自是舉朝以父翁稱之[illegible]振者無不重贅門晝夜不得闢往來如蟻趨腐也先分道入寇振導上親征至土木賊騎四面衝突我軍大潰車駕北行振死

專政召薛瑄爲大理少卿　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貞定元氏教諭瑄年十二輒講習性理諸書曰此道學正脉也登進士提調山東學校親爲講解不啻夏楚諸生呼之曰薛夫子累遷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致仕居家潛心理

學造詣益深四方學者從之共稱卒諡文清著讀書錄河汾集隆慶中詔從祀孔子廟庭 瑄初至京不往謝振至閣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曰彼將來見也 士奇榮溥在內閣皆楊姓時號三楊館閣漫錄曰榮字勉仁建安人由進士爲編修文皇帝初建內閣簡翰林專典密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榮與焉旦夕承顧問累遷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敏榮嘗從征北地軍務悉榮

與胡廣金幼孜金純失道迷入谿谷幼孜墜馬數
袁裘胡廣金純不顧而去榮即以所乘馬授之[illegible]
乘昇馬從夜至旦方詣中軍文皇帝嘉勞之[illegible]
榮遇事雖繁劇應之常若綽[illegible]朝大議[illegible]決[illegible]
建勳協人心溥字弘濟石首人[illegible]洪[illegible]
金問事繫獄十年昭皇帝登極起之擢翰林學士
入閣掌弘文館印位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謙恭淳謹趨朝循墻而走卒贈太師謚文定
知

李賢與瑄厚 賢字原德鄧州人登進士由吏部郎擢兵部侍郎改吏部兼學士入內閣進尚書與武功伯徐有貞并下獄降參政既而留如故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爲已功竊弄威福上不能堪於便殿屏人問賢迎復事賢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奪門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幸而事成儻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

省陛下何以自解上悟未幾亨與從子定遠侯彪敗罪於法吉祥與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謀不軌入內爲亂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請申救疏人乃脫於難逆賊就擒下寛䘏詔錦衣門逵怙寵作威賢言於上逵始少戢賢復言少保于謙有定傾保大功詔復謙爵丁外艱特命起復修撰羅倫論賢上怒謫倫泉州市舶司提舉賢有誌聖賢之學立朝惟守一誠知無不言愛惜人才多所薦拔性

喜讀書作爲文章不事雕琢毎以盈滿爲戒俞其
堂曰臨深卒贈太師謚文達
令致意賢道三楊意
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
爲也振知其意亦不復問
瑦時可拔禮闈陳懿德縱臾往謁新鄭弟巳復馬上
謂馮曰君至心有餘吾請勗以務外馮笑曰媿卿
良箴
懿德字伯求華亭人登進士自編修謫光州
判歷尚寶丞斥歸爲人倨傲自尊高視短揖欲往

茅山進香業已齋沐偶通一婢以此發狂先是太
原王相公初第時夢謫光州判至吏部領告身醒
而卜解曰編修謫州判其以大計左矣及已擢南
司業往辭楊太宰太宰曰有陳伯求補官牒煩君
一帶取視之則光州判告身也始釋前夢之疑

汪國楠 國楠婺源人登進士工文辭有經國才策爲
眞定太守精心舉計規畫便利大得民和 爲楊東
明所取士放榜後謁東明東明引與對坐目閱卷

職也爲主求賢寧敢借此爲私交邪所投門生刺
而令稱晚學東明字啓昧虞城人舉進士官至吏
科都給事中
邵藝賂司禮與臺諫請復大學士高拱拱既入薦藝
異才乞試以兵備張居正不可曰無此例拱曰太
祖時公卿方伯皆可不次得也何難一藝居正曰
在太祖時則可在今日則必不可乃擢藝錦衣千
戶藝丹陽人知書史尚氣誼家本素封好結劍客

善籌度世事辯論不窮高斥為民藝亦退居丹陽為中丞張佳胤杖死

吳稷為惠州司理忤直指坐遷長史歸隱於郊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有以稷名報者令懸之榜稷覩徃注其下曰不能為官豈能為役令大媿稷字舜弼華亭人

楊允繩抗疏言閣部大臣受餽遺為邪敗國家政請禁之徐階曰君知閣臣之禁指未知閣臣之苦心

彌縫刺聽寧能無阿堵哉且君謂閣臣受幣科臣獨不受幣乎允繩曰彼人面而獸心者則然允繩則寧有此　允繩字巽少華亭人登進士性剛直爲給事中巡視光祿劾寺丞胡膏膏訐允繩譏訕玄修上怒甚坐罵父律死西市隆慶初贈光祿少卿方允繩入朝有妾白衣而送之遂加以櫝槥妾遂雉經允繩嘗自言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濤能吐不能含氣有餘也寒暑雖正氣亢則爲

害故以是立節亦以是賈禍

屠隆字長卿一字緯眞鄞縣人舉進士官禮部主事輕言肆行搢紳鄙之

屠隆明張昉名鈋以金索其詩昉不與曰以吟咏爲性靈消歲月則樂誌以介軒冕媒錢刀則枯情

應檟守常州偕他郡守謁御史檟居中獨遵憲綱不跪時稱山字太守檟字子林遂昌人端方直慤會

脩無笑容

人有持韓魏公像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兄琥琚璩並舉進士琦天聖中弱冠舉進士時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初授將作監丞歷推官陝西帥朝廷倚以為重嘉祐中拜相封魏國公卒謚忠獻見襄毅襄毅謝曰後世子孫自我作祖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居北京宛平縣第進士累官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雍才識高遠居官處事勤以右豪傑自居每一出師必以告彬不妄殺

爲法故所至成功在廣平大藤峽功烈尤著卒謚

襄毅

號者謂純皇帝　帝諱見濬英宗長子正統十四年皇

太后立爲皇太子景泰三年降封沂王天順元年

復立爲皇太子八年即位改元成化二十三年崩

廟號憲宗

景皇帝嘗廢之　帝諱祁鈺宣宗仲子初

封郕王英宗北狩太后命監國即帝位尊大兄爲

太上皇帝景泰八年上皇復辟仍廢爲郕王成化

中追尊為景皇帝當別立嗣睿皇帝意疑之一日病臥便殿召李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帝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伏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入謝太子抱帝足對泣讒遂不行

高文襄夫人張司徒姑也張司徒家傳曰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仕至南戶部尚書知幾識微恭素有

雅望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司徒守散曹罕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諸謔終不及他文襄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疏我夫人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匿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妾知免矣當爲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又文襄姻家曹司寇與司徒抗誌淸妙外絕榮競譽轄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嶷然也曹金河南祥符人仕至刑部右侍郎

章皇帝帝諱瞻基仁宗長子宣德十年崩廟號宣宗
親征高煦凱旋高煦文皇帝第二子封漢王國樂
安招集亡命反章皇帝親征執歸京師賜死凱軍
勝之樂大學士陳山迎謁山字汝靜沙縣人舉人
歷官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奏宜乘勝移師向
彰德襲執趙王王諱高燧文皇帝第三子國彰德
上命草制楊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
可欺乎制下何以為辭楊榮曰君可沮國之大計

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趙王連謀即事因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二王皆上親叔一人有罪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入以士奇語白上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義字宜之巴縣人登進士爲中書舍人初名瑢高皇帝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建文中特陞吏部侍郎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擢吏部尚書義沉深質實和厚簡靜熟

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雖職務填委處之裕
如歷事五朝凡五十年無一顛躓卒贈太師謚忠
定
高皇帝召錢唐講虞書陛座而講或斜唐草野不知
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立
不為倨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舉明經特
授刑部尚書高皇帝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
曲阜致祭天下不必通祀唐言不可時修孟子節

文并議廢其配饗唐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嘗諫
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
賜飯即命撤圖
客治地得藏石凡法帖十卷後卷爲趙吳興書趙孟
頫字子昂歸安人宋宗室博通經史工詩能文善
書畫舉進士爲潤州錄事參軍國亡家居至元間
以薦入朝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夫人管
氏子雍海州知州皆能書畫內千文歸去來辭西

銘各關數行客謁文太史書補之文壁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父林溫州守徵明爲邑諸生父歿不受賻溫吏士修郤金亭記其事徵明益孜孜惇行不怠爲詩文書畫咸精絕巡撫李充嗣薦諸朝拜翰林待詔滿考引疾固請致仕歸以翰墨自娛二子彭嘉能精其業孫曾中多賢者吳中人以徵明與朱恭靖希周並稱雖婦孺亦習知徵明名至市井閭强勉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先

生邪年九十猶能作蠅頭細書 文周謝日莫易覩吾不能爲後人笑端人謂太史勝東先生補亡遠東晳字廣微元城人晉太康中旱請雨雨注歷尚書郎後歸教授晳學博通著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數十篇

劉儼爲考官 儼字宣化吉水人領鄉薦二十六年乃得雋春闈擢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以古文名天下累遷太常寺卿兼侍讀掌翰林院事卒贈禮部

左侍郎謚文介大學士陳循　弇州別集曰循字德遵太和人舉進士第一拜翰林修撰累遷學士入文淵閣典機務進戶部侍郎再進尚書時睿皇帝北征陷於北四方多事循居中用事剛果能斷睿皇帝歸自北居南城景泰皇帝無意返正循唯唯景泰皇帝詔群臣議太子廢立循順焉加少保太子太傅兼文淵閣大學士進華蓋殿大學士睿皇帝復位杖循百戍邊循上疏辯賜歸田里

王文　文

初名強字千之束鹿人[illegible]

右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尋入閣

典機務加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illegible]

皇帝復辟斬於市成化間文子宗彝上疏白冤贈

太保諡毅愍文貌嶄直有威而善辯論為右都御

史時左都御史陳鎰故巡撫關中為文才文怪鎰

位已上數衆中辱之竟以計逐罷又附太監王振

見必長跪鼠伏奔走甚歡尤為士論所薄

予不與

遐交章論儼閱卷不公因峻文巧詆必欲置之死詔多官考覈時高穀以疾在告即奮起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又以不得遐遂殺考官乎極言於朝　穀字世用興化人以庶吉士授中書舍人美姿儀性謹朴改左司直郎及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年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進工部侍郎入內閣脩皇帝駕自北還議奉迎禮穀上章欲從厚無所顧忌累進謹身殿

大學士始終以清節著義之所在勇於必為雖避衆不恤也儆得免准循文二子會試先是盧陵羅崇岳舉順天試第一以詭籍斥還學時人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

毅皇帝帝諱厚照孝宗長子正德十六年崩廟號武宗南巡何遵諫杖五十杖者故視賄為重輕友人勸令用賄何曰艱既無錢法不可枉杖越二日而死遵字孟循江寧人母夢赤葵而生方六歲見日

食卽晩以護之第進士拜工部主事遵被杖時有烏悲鳴父鐸前鐸心異之比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肅皇帝卽位贈尚寶司卿

魏驥為南京吏部尚書至京師詣老大學士陳循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驥不從退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耶 驥字仲芳蕭山人由舉人訓導薦陞太常寺博士歷考功

員外郎太常寺少卿吏部侍郎改南京進尚書獵
有德望好學老而不倦卒時年九十八賜謚文恭
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驟年
比之尤高
孫原貞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謙
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州郡供事書
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原貞本名瑀
以字行德興縣人成進士歷官郎中參政布政使

勦賊吳金八等陞兵部侍郎平浙閩盜進尚書居

官清愼自守多著勞效

有上萬言疏者高皇帝怒其迂衍群臣阿意者輙指

爲詆謗罪且不測宋濂曰彼上疏本效忠無他烏

可深罪上後覧疏召罵阿意者曰若激吾怒何異

以膏沃火向非宋先生幾不誤罪言者濂朝夕侍

左右知無不言裨益甚衆

或謳楊守陳接有力者楊謝曰我嫠婦抱節三十年

今尤矣改誌耶守陳字惟新鄞縣人舉進士遂歷官吏部侍郎孝友方正逝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按察使稚風編曰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坐而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守陳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守陳門人一御史至驛而起居丞乃百狀乞憐守陳不較

敖文禎起家少詹事既入都見執政執政曰資深尚

爾乘馬是一米了事文禎應聲曰天下事未了者尚多 文禎字嘉猷高安人由進士選庶吉士仕至禮部侍郎

光懋以兵垣都諫將升京堂 懋陽信人仕至河南參政 江陵謂吏部曰此人以爭妾私恨加毀蔡茂春可鄙也竟外補 茂春三河人舉春闈第一人成進士仕至南禮部主事懋將納一姬茂春聞其美議得之會茂春以留都考滿至家踰年不赴懋劾其

違限并及其漸行茂莽遂失官

或不信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趙公曰南星也蠲忿忘憂自有別藥但以舊本草焚之成灰和水飲之耳

或曰何也公曰藥性皆不足信留之何益人惟不信則無事可為如有告予者曰讀論語可成聖賢予必不信安能成聖賢乎

顯皇帝帝諱翊鈞穆宗第三子萬曆四十八年崩廟號神宗

一日御講畢語張居正曰昨日禁中花盛

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葢指慈聖帝生母也居正日
仁聖太后帝嫡母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上還
宮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内賞花傳觴歡
飲
華亭訃逐新鄭自太宰至臺省庶官交章佯華亭劾
新鄭少司徒徐養正新鄭之同館也養正字吉夫
柳州衛人進士讀書中秘授給事中劾嚴世蕃廷杖
七十謫典史歷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子秋鶚官副

使劉自强新鄭之里人也自强字體乾扶溝人第進士仕至刑部尚書皆請大司徒葛守禮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强乎二人不得已乃為白頭疏上之已而新鄭罷葛自罷徐遷南大司空去其後二年新鄭再相葛召掌御史臺時劉方為大司寇新鄭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一何忍也劉曰彼時若無此疏令日安得在此新鄭曰葛公尚在此劉為赧然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第進士授彰德推官位至左都御史掌院事恭守端凝風神遒勁被服造次必於禮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所嗜嘗官奉法孤立不爲阿曲居常簡默及當大議大計守經據古侃侃指畫臧否人物依於寬大爲陝西左使入覲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罣老疾當罷者守禮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守禮曰此遣吏去省遠徙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

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黯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責過誤卽此可爲賢能第一矣其掌臺止持論不以流官易曲卒令家居坐賦一樓燕獵絕史手自斷注于慎行日爲正直老成君子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倪文毅爲禮部尚書位遣祭靈濟宮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岳第進士選爲庶吉士授編修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爲榮岳挺然

任事不少避忌在禮部議祧主不當祧　德祖又議孝穆太后主別立廟及議孔廟從祀七十子漢諸儒不必追論改正詔悉從之官至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卒贈少保諡文毅

曰徐知證知諤唐犹臣之裔也行禮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奏能遣太常寺堂官行禮　知證五代時義祖徐溫第五子任吳至節度使烈祖李昇封魏王知諤溫第六子封梁王好珍異物所蓄不可計嘗曰人年七十

爲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世人二廿年三
十五其死乎至期卒如其言明永樂十五年文皇
帝有疾夢二眞人授藥疾頓瘳乃勅建靈濟宮祀
封玉闕眞人金闕眞人十六年改封眞君成化中
改封上帝像機胎木體被衣衣各以時搣之勳取
福州原像也
文皇帝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
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

相妨 震字克聲臨潼人幼穎敏人以神童稱之洪武中鄉舉承檄如兩浙稽郡邑壞地以均貢賦還授山西僉事累遷禮部尚書歷二十年凡禮樂制度郊廟祠祭宴享賜賚朝會之事皆共擬定震寡言笑聰明絕人嘗扈從上北狩見碑立北地沙積中上率從臣讀之後一年上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曰臣尚記憶不須遣官遂請筆札書之無一字脫誤

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爲當 智高密人

出教官歷知州知府通政布政使坐累被謫瀏處

都指揮使龔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

即日召為禮部侍郎是是非非不肯附會　帝顧問

翰林官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士奇對曰日食天

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

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

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歷鹽鐵判官史館修撰為

使報聘契丹呂夷簡當國變易國書欲因罪之而

弼受命不辭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
既至反覆陳狀契丹主氣折累轉給事中知青州
救災活五十餘萬人終以僕射判汝州加拜司徒
石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使女奴
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飛語聞上上不信弼與
韓琦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嘗議政事弼
疑難者數四琦不快曰又絮耶俗謂語多者爲絮
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歐陽修議追尊濮王自此

與修琦有隙後弼致政居洛琦致書禮弼弼但答以
老病無書琦與修甍弼皆不祭弔宰相謁之禮絶
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
客不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起
退弼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語送之及門視其上馬家居專爲佛老之學答吳
處厚訪禪師傳人皆服其精詣卒贈太尉謚文忠
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

後有自契丹回者言其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帝善之乃免賀及宴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累轉同平章事奏李宸妃喪禮宜從厚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宰相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王洙修經武聖畧仁宗善之命用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也謂洙曰夷

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禮
會宴中一門不足嘉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
人奬諭洙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往
見夷簡因出所記中人語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
上篤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進位司空封許國公
卒謚文靖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皆有名
天順中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曰無形有聲謂之鼓
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不便于民者十事上

不從賢力爭同列皆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利害繫國家安危豈可默默以苟祿位上亦不以爲忤

靳文僖卒繼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爲之奏請旌典吳山爲禮部尚書曰令甲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僖身爲鼎臣夫人巳受殊封宜以節老寢之後大學士徐階爲之言山曰相公亦

處閣老夫人再膺邸階誥塞〈新貴字充道直隸丹徒縣人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累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僖〉

楊遂菴〈一清〉別兄歸田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健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積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累加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孝宗臨御盡心輔政入告之謀多所嘉納海內晏〉

然稱治正德改元逆瑾恣橫徙遂引年去位壽九

十四贈太師謚文靖于東進士官兵部員外郎文

靖出見辭色甚倨曰汝亦曾為閣老復出作總制

內閣體統為汝一人壞盡矣楊云朝廷簡命不得

不赴文靖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

遂命二孫陪茶楊慙而出

武宗好佛自名大慶法王番僧奏請腴田千畝為下

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內批禮部議尚書傅

珪伴不知劾番僧曰孰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弗問 珪字邦瑞清苑人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强毅有執人不能干以私累陞禮部尚書因災異陳時弊忤權忽傳旨令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天順初石亨 亨渭南人寬河衛指揮僉事方面豐軀美髯及膝爽直無機巧善騎射為大同參將敗績械繫錦衣衛獄 賊也先犯京城景帝出亨獄令立

功贖罪大捷論功封武清伯尋進侯總京營景帝
不豫亨與張軏徐有貞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
辟廢景帝爲郕王殺于謙王文亨進忠國公從姪
彪從亨有功封定遠伯諸弟子姪婿得官者五十
三人亨坐子彌月負見英宗賜金鎖繫項[illegible]
侯學其頂曰虎兒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illegible]
同副總兵其總兵爲流言彪有異圖由是召彪還
京棄市亨逮繫錦衣獄死從孫進士俊亦[illegible]

曹吉祥怙寵擅權　吉祥灤州人為太監上皇復位封姪欽昭武伯欽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憤懼與吉祥謀變都督孫鏜討之欽赴井死引出斬首下吉祥獄而斷之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聲勢日盛賀絕不與往來及欽敗姻親誅竄殆盡賀獲免

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英宗令岳正揭榜格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正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

購募之理縱欲寬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一 愈求聲聞不如弗究吉祥從傷
請募其力上徐曰止言是也正字季方鄞縣人神
采秀發氣屹屹入能下物學與文雄舉禮部試第
一廷試賜進士 及第授編修每論大事歷修撰內
閣參預機務 正為上言曹石勢太盛宜早節制
退語欽虎令 斂戢二人怨之會正草白責部歷
陳弊政詞峻切直遂有飛語指為謗訕內批降欽

州同知以私事速繫獄戍鎮夷所曾不敗復官出知興化府致仕正字法精遂旁及影繪鐫刻眾臻其妙嘗戲畫葡萄遂稱絕品

嘉靖中寇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謁相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趨入文華字原質慈谿人進士累官工部尚書與嚴世蕃比周介惡朝野以目曰伏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太祖問鄭濟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曰惟不聽婦言耳太祖嘉嘆 濟浦江人太祖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廉節義之士廷臣以濟對太祖曰知之素矣召濟至京以為左春坊左庶子

呂柟乞養病歸 柟字仲木高陵人進士第一歷官至禮部侍郎有志聖賢之學踐履篤實搢紳學者隨在師之稱為涇野先生卒贈尚書謚文簡著四書因問涇野集

陸完祖道相送 完字全卿長洲人爲

謝士弟子時方士王臣奉敕指貨肆虐江南州縣諸生鈔寫方書有司惱惱完俟臣至蘇按司纂旅擊之事上聞下兩臺究撫王恕奏列臣罪逮械完成進士擢御史累遷兵部侍郎霸州大盜劉六劉七起勢不可遏完奉命統兵征之賊平進吏部尚書逆濠之亂追論完在司馬時受濠賂從護衛持兩端無大臣節論死議功諭戍泉州籍其家完嘗夢至一山曰大武乃其死所也曰公去矣余不知

何日得行呂曰如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陸平泉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 大臨字虞臣會稽人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累官吏部侍郎為人寬然長者卒謚文僖子允宜舉鄉會皆魁其經 朝廷不難以伯爵酬之何況廟祀陸曰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嘗國者竟以中旨與之

郭明龍正域號也 在禮部銳然議欲奪謚改謚左宗

鄧素元直 宗鄧南城縣人進士授行人考選四川道御史好讀書矜嚴不交非類 **劉郭大言曰宋高宗時**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始封康王二帝北狩渡江即位建康定都於杭改臨安府在位三十六年傳位太子號太上皇 **秦檜加盡美之謚今日何嘗稱公欲以此定人品耶 郭懿若欲有言左長揖而去郭惘然曰不做也罷**

張永嘉入朝九卿約呂仲木往賀呂以不識面辭永

羣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自合從衆

給事中林聰 聰字季聰寧德人登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恂恂和易身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晚年包荒按覈馬文升功罪跡涉浮沉天下寬之不無少貶卒贈少保諡莊敏

劾王文文銜之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爲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聞

上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欲置之死胡忠安曰給事中七品官也而擬於大臣囑托公事也

而擬以遻法二者於律合乎拂衣而出於是遂態
忠安蹁跗病不朝太監興安以告於上旣而法司
論粦聰得免死
閏中何稱孝撰皇朝史書名之曰名山藏王損仲見
而笑曰　王惟儉字損仲號符人進士官至工部侍
郎敏而好學修辭汲古好古書畫器物家藏皆名
賢與之遊易直無他腸久而不替　古之爲國史者
記則記書則書誌則誌此何爲者楊君謙得姑蘇

誌見其標目不復開卷擲而還之豈為過乎

張太嶽居正號也為太史時曾奏記於華亭相君徐階也士紳僉艷頌之耿天臺以請耿定向字在倫麻城人魁南宮授行人選御史發冢宰吳鵬六事及訐以賄進者累遷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卒謚恭簡定向龐眉皤髯目無流視坐無傾容天性孝友主持正學反身默識範圍曲成一動一言皆足為學者法學者稱天臺先生弟定力兵部侍郎太嶽

志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天臺㦎然

沈鏡宇官禮部沈之鏊字修甫以字行更字以安號鏡宇烏程人成進士授禮部主事累官工部侍郎子深舉省試淮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演布政司參政高中玄拱號也爲尚書以事詰一主事甚厲沈遣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不可高㦎然延入謝過

趙大洲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左洲

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洲曰昔徵生畝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游待二人哉

萬曆丙午冬鳳陽人劉天叙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至南京妄言有法術能晝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三生第一生第二生今生也南中將有商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大亂相殺且盡衛軍得其情告之内守備太監外守備撫寧侯叅贊尚書執三人併萊傭四十

凡人陳兵出入張大其事謂俄頃間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奏聞得旨下法司則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事丁啟宇 丁賓也 爲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曰賓不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毋動賓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乃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

玉劍尊聞 卷之四

玉劍尊聞卷之五

常山梁維樞撰　猶子士濟校

雅量

白沙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泛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蓋衽席褻昵之事以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　北泉字孔暘江浦人號定山居士舉進士歷庶吉士檢討謫設

蕪山燈杖之謫桂陽判改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
郎風慕講學與陳白沙爲一峰善草書自成一家

顧璘 璘字華玉號東橋上元人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精於吏理文學籍甚所至四方士輻輳月張筵令
教坊樂工以箏琶佐觴高論雄辯音吐如鐘每發
一談樂聲中闋談竟樂輒復作人以爲風流豪舉
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四集 修贊遊楊循吉楊
報謁坐談移晷偶郡大夫邀頤吏卒促十餘巡邏

怒不揖而出登輿顧趨至輿前曰胡相棄若此楊竟不答次日使其子返幣顧謝曰昨隸也倉皇非我故尊公何以督過如斯

循吉字君謙蘇州人爲儀部主事自劾能歸踪跡詭怪寡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毅皇帝問伶臧賢誰爲善詞者賢曰故主事楊循吉上輒爲詔起循吉循吉赫翰戎錦見上每游讌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止與伶伍又不授官秩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

術吉愧悔汗洽背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卒窮老以死嘗纂其異聞為奚囊手鏡

孫得原出乘一蹇驢市有少年脈之每得原過必呼曰木驢因何往得原後過下驢對少年深揖曰小子不才自甘徒步以足病不任行僭乘此物不意乃公日督過之恐不才有遺德敢請其罪少年羞自匿 得原字本卿華亭人工篆隸

李丙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

渠方在道上酣飲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修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

人問夏忠靖量可學乎夏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動矣

徐子與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㫰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

[illegible]

而冰釋矣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成進士官至左
布政使力爲古詩文自振居七子間最爲樂易好
飲酒

楊繼盛劾大學士嚴嵩嵩字惟中分宜人長身臞瘦
如鶴第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嘗奉使至廣西道
謁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宴鹿鳴
日嵩貌羸鶴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講鈞禮次
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曰嵩非敢薄公也以公

向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躁耽如此累遷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警敏共謹得上意亦能習國家典故曉暢時務間收錄知名士然縱子工部侍郎世蕃義子工部尚書趙文華刑部侍郎鄢懋卿廣行請屬揑簸威福上知之方士藍道行以示御史鄒應龍應龍抗疏論嵩嵩致仕去捕世蕃及其子鵠下詔獄坐戍世蕃自戍所私歸御史林潤遂劾世蕃與羅龍文有叛心下三法司擬謀叛

律棄市嵩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籍其家拏送北鎮撫司打問受打之先王之誥之誥湖廣石首人由進士官至刑部尚書送蚺蛇膽并酒云可服楊曰繼盛自有膽何必蚺蛇哉

方希直嘗臥病絕糧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寧府事孝孺少從宋濂遊鄉人呼小韓子後濂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得爲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居常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

洪武中召至京高皇帝見其舉動端肅謂皇太子
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孝孺歸授徒石鏡
精舍若將終身後復召至除漢中教授昧爽至暮
升席講解由是山鄰皆知向學號稱正學先生皇
太孫立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畫策堅守建文
皇帝遜去文皇帝召草詔孝孺持斬衰服悲慟聲
徹殿陛上親降榻慰諭之曰先生毋若命左右授
筆札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上大怒磔諸市夷

其族八百四十七人家人以告希直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豈獨我哉

陳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客至陳呼茶夫人曰未煮陳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陳曰也罷時人因號陳也罷音字師召莆田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太常寺卿右貌古心邃於經學汪直在西廠氣焰烜赫一日有廠校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收縛仕偉考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問焉音

其鄰也登牆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

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汝欲知我乎我翰

林侍講陳音也聞者縮頸

吳司馬兒也居塞上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還集

門外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機曲當

心定神暇

霍文敏勍楊邃菴削秩賜罷霍猶欲根蔓楊門下士

一網打盡楊鄉人太學生孫育受恩故久恐遭斥

逐錄楊居官事數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數日後
孫暴卒楊易服弔其喪孫之子跪泣曰悖德不祥
吾父負公而死願公毋弔楊曰爾父豈負我者我
爲人陷波及爾父爾父欲保身家姑借我免禍耳
我不能諒之是我負爾父矣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
重瞳虬髯登進士告歸讀書山中起兵部主事上
三劄仍謝病歸不輕接地方官間有酬答簡書不
韜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治之尊不可有

二上也大禮議起疏陳所見詳辨禮經為人後之
文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因議兩郊下獄會大赦
晦三月宥之歷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自筮仕至尚書風望凜然疏凡九十餘上皆關係
君德人倫國體世道者教子忠孝仁義不令服華
美飫肥甘亦不令受童僕尊大之稱非暇則令耘
芊灌園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子與瑕進士有父
風

劉東山當癸戌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御留頓首
策蹇驢至戌所被甲持銃與卒無異

張洪陽位號也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
無是事而人誣之於我何慼縱火燒空何處著熱
風波洶湧虛舟自閑

鄧汝德爲司成一蘇士禮幣中有詩扇受之則皆細
剖名人眞筆合黏而成者有客請鄧授使觀之其
人歎賞不已鄧笑曰寶劍贈與烈士卽以與之

京師惟內官婦人遇輸不下馬宋栗菴太宰經長安街一媼面衣不避隸人訣呵而觸之媼露面指太宰叱曰我五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罕希你這蟻子官從者失色然如之何太宰到部笑語同僚曰今日晦氣受老婦人一場大罵同僚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蟻子了蟻蚍蜉之小者而有君臣之義

胡莊肅性高簡家居讀書講學不見他客有臺使者

玉劍尊聞

飲醉怒胡郤掃爲嫂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家人懼竄立盡胡不爲動讀書自如使者爲解慚而捨去或勸胡訐於朝胡但頷之曰吾内门反耳敢與較哉

識鑒

王襄毅成進士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累官少保兵部尚書慷慨有奇氣勲名炳炳耳目莊皇帝時西酋俺荅雄黠中國叛人趙全居古豐州星居𢘫作

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酋數入塞崇古爲宣大
山西總督俺答孫把漢那吉有所恨挾其妻請
降崇古請方略令之納叛人定貢市約邊自此
邊鄙宴然天下享太平之福者垂百年薨贈太保
謚襄毅　鄭端簡公知之曰宜任鉅　鄭曉字窒甫小
字阿文海鹽人少好嬉戲乘坐緣木窩捉白喜入
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與捕蚌久之讀書舉進士授
兵部主事著九邊圖誌大禮議起抗章跪諫下錦

衣衛獄杖闕下累遷刑部尚書落職還家日探討

經史著吾學編古言今言卒復官贈太子少保諡

端簡子樌淳尚寶丞以言事廷杖𠀋前籍顯皇帝

即位復官晋光祿寺少卿

文林自太僕出知温州　林字宗儒成化甲進士風岸

峻峭學術俊明　意殊不得唐寅作書勸之　寅字伯

虎一字子畏吳縣人有俊才博習多識一意望古

豪傑其于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而佳者輙與

古今以諸生舉鄉試第一後以會試與主司爭牀罪罷為吏謝形就歸祿故去其妻貞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益詩讖也放浪形跡典寄遐邈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

林出其書示刺史

曹鳳 鳳字鳴岐新蔡人進士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孫亭工部尚書

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未幾果中式

張瀚以南國子諸生不馴 瀚字子文錢塘人成進士

嘗守大名入爲都御史臺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都御史忽推瀚上瀚亦上詹協忽陞擊向瀚所立處官至吏部尚書謚恭懿欽起董傳策少宗伯兼南祭酒江陵不可曰取師當以嚴正董但酷暴耳且又外廉內貪衆惡者多寧可以一節取也居數日諸僕忿傳策殘忍殺之撫按告變人以江陵爲知人傳策字元漢上海縣人爲刑部主事上疏論嚴嵩戍廣西聲望日重穆廟登極起補吏部

歷轉南少宗伯同里南兵部主事張明化導與人
以三百金謁傳策居間中丞傳策怒罵明化明化
懷猜大詬遂歷數傳策過失傳策曰豎臭子我爲
若推星運不過十年官今且盡矣明化曰若論星
運汝不久且喪元因拂衣去㚈傳策拔精命理嘗
語人曰我生刑因二星夾命宮必犯大憲故明化
云云有頃臺省論疏上二人皆聽勘傳策歸里日
事封殖家人小過必鞭至百殞命者無算好羞髗

砒與粥相和每夜三更進食諸僕因婢取粥開門入戶以劍刺其胸出於背傳策卒後夫人亦卒所藏金十餘萬夫人弟與門客攫取以去傳策喜佩金虎頭爲吏部時四方餽遺皆以金虎頭累幣端至是妾婢爭相奪取有得數斛金虎頭者

蔡茂春在部曹大學士郭朴憐之欲使僉憲督學蔡不欲为求出守語人曰書生貧薄非作郡何以度朝夕郭聞之曰此子誌節如是不足憐也吾見其

敗矣後如其言朴字質夫安陽人成進士讀書中
祕授翰林院編修累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特
簡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朴外樸
而中辨氣和而節堅校士得人為盛兩典銓部行
以大公惜人才捐細過肅皇帝每目諸大臣稱朴
曰福人卒贈太傅謚文簡

嘉靖中廷試楊一清一清字應寧號邃菴雲南安寧
州人七歲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岳州同知胡

昇薦遂以奇童讀中秘書年十四抗顔爲人師登
進士授中書舍人爲陜西提學曰吾得三士康海
呂柟馬理也後果爲開人一清多才好問有謀善
斷尤曉暢邊事督撫陜西賊畏威信得士卒歡歷
官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謀去同列張孚敬桂
蕚不果詹事霍韜極疏攻罷一清嘗與太監張承
籌除閹人劉瑾張永卒一清受金爲作墓銘至是
朱繼宗獄起事發削職卒復官贈太保謚文襄一

淸生而隱宮無嗣家鎮江武宗南征特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安寧州有石淙渡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

得程文德卷以爲此他日謇諤士 文德字舜敷永康人文鉅副使文德登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坐同年楊名封事下詔獄謫典史累遷至南工部侍郎會推南京吏部尚書上疏力辭因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怒以爲謗訕褫職歸卒爲人少機械善執持萬曆間贈禮部尚書謚文恭張

孚敬孚敬永嘉人貌偉傑有大誌二十四舉於鄉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其所持論慷慨中竅又二十二年而成進士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爭不決孚敬上書大畧言上繼統非繼嗣也復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萼方獻夫霍韜輩推繇孚敬說而上之議定孚敬由南京刑部主事超拜翰林院學士遷詹事轉兵部侍郎反李福達獄領都察院遂以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一意奉公守法仰慰諭兆恤也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首擢楊文襄問孚傚詔歸俟用尋召復相初名璁字秉用至是上爲易名孚敬字茂恭卒贈太師謚文忠孚敬殁未幾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

得羅洪先卷以爲此學有淵源不止於氣節名者卒不爽 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副使侃侃著風節洪先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白知爲夢呼曰汝往

來者在吾夢中尚自搶攘何耶拊手大笑遂覺舉
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拜贊善為學力行論東
宮朝儀罷為民家居瞬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
門弟子四遠而至其為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
周子所謂無欲故靜卒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顧東橋巡撫湖廣行部江陵試諸生擢江陵公居首
曰此公輔器也賜之金帶曰子他日且圍玉其善
自珍

張居正爲主考羅萬化爲房考萬化字一甫山陰人臚唱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尚書謚文懿羅得曹誥卷浩休寧人官禮部郎中進之張張目此必輕狂淫蕩之士羅固請乃中曹赴會試行裝不挾書冊惟戲雞鬼面骰子耳與諸舉子宴爲合作儺尸令人擡走以爲樂聞者皆服居正之鑒

練子寧練安字子寧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子寧舉進士第二授修撰累官御史大

夫文皇帝即位縛子寧至詰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

與金幼孜友善常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 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改檢討陞侍講作春秋要旨三卷巡狩親征皆預扈從累官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少保謚文靖北征錄行幼孜扈從北鉦

祭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

也幼孜請班師上即回鑾

王濟之少遊京師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父琬光化知

縣善撫生鏊舉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官至少傅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閹瑾毒流日廣鏊

委蛇深至無所裨明天下師其文學歸家士子請

業履常滿戶喜著述精持論能書嘗於內閣褉孫

樵可之集手錄梓之所著有震澤長語紀聞等書

卒贈太傅謚文恪　吏部侍郎葉與中竒之　葉盛字與中昆山人舉進士授給事中累陞吏部左侍郎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有長才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謚文莊　詩　吏部尚書王忠肅新逝與中曰失一王翺得一王鏊

爲夷入淮盤運道議遣右司馬部兵出討簡二部郎以從許恭襄　許論字廷議吏部尚書進子也兄誥南京戸部尚書讚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工

事論成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卒以用武顯卒
諡恭襄
　首著汪道昆名人言郎未嘗談兵事公安
取郎許曰是雖不談覘談者賢矣　道昆字伯玉歙
縣人少聘吳氏女將娶而女瘵或語且勿逆婦道
昆正色曰柰何生而死之令無所歸卒逆婦尋
歿成進士歷義烏令戶部主事兵部郎中竭力于
古文詞李攀龍王世貞極其推重出守襄陽擢福
寧兵備憲副與將軍戚繼光决策蕩掃倭賊累遷

至兵部侍郎晚號函翁

羅景鳴久困諸生中走太學謁丘文莊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登進士選為庶吉士博極群書尤熟本朝典故文詞雄渾壯麗著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家禮儀節皆足傳世議論高奇其論秦檜再造南宋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仕凡四十餘年產業不逾齊民性剛直不肯婾耎取悅翰林多憾之時太宰王恕有重望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訐

恕莉道言潛嗾之以是尤為衆所貶閣老劉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荊公性更偏位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薨贈太傅謚文莊

文莊給筆札為賦賦成得奇賞巳而嘆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場中無伯樂耶何面目宴諸生歌鹿鳴也是歲景鳴舉第一　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

而顧之一旦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

鄒智爲詩不屬稾草操筆立成然旣識大過內閣試梧桐夜雨詩云未擬深潛魍魎影却愁盡濕鳳凰毛魍魎精怪物石珤見之珤字邦彥直隸真定府稾城縣人父玉按察使珤踰冠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沉靜寡默以文學名諸先生多願就交而珤多引疾家居諸日講摩纂可梯遷者恒避其後進十八年乃瀾考擢翰林院修撰正德初

士風漸漓類多巧宦瑞蛟邪憤世作媒說以諷之
累陞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其前後所上封事
要語云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
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
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爲救時之
藥石自嘉靖中內閣臣廉貧亡踰瑞者卒贈少保
謚文隱改謚文介凡珩爲戶部尚書
對程楷曰汝
愚制作可謂愆而愆矣有誌於成天下之務者固

如是乎後智以吏目終楷江西樂平人官編修

靖難師入城胡靖靖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中復舊名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祺延平知府靖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太宗正大統陞侍講居官敬愼文翰獨步當世累遷文淵閣大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官其子爲檢討明文臣得謚自靖與姚廣孝始

解縉王艮艮字欽止吉水人賜進士及第授修撰飭身正色不可狎玩屢上書言時務

士皆欣然納之

吳溥溥字德潤領鄉薦爲太學生舉使雲南福建舉進士擢編修歷司業宣德中陳璉掌國子監事設宴公堂酒酣溥忽得風疾卒寓舍璉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别去溥子與弼尚幼問溥向三賢孰能仗節溥曰獨王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間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自鴆死靖與縉皆迎附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
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箇
後生報主耳卽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
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
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
文貞嘆服東字秉彝定遠人舉進士第二授編修
累陞兵部尚書兼學士入內閣卒贈少保謚文康
膾子鎰爲御史

純皇帝好寶玩中貴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算

弇山堂別集曰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剌諸國人謂之三寶太監

帝命兵部察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尚書劉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都吏檢舊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不得會科道諫事遂寢項復呼詰都吏案卷安得失去劉在旁曰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

討縱得珍寶於國何益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耶項慄然降位向劉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君有先識遠量此位不久當屬君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忠字藎臣嘉興人進士為刑部郎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賊自拔走歸足剌蒺藜數百不覺歷官陝西賑饑濬渠禁陝人心德樹克艱平土達滿四累進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前世以蔡璽爲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弘治間陝

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以爲傳國之寶復出翀

字鵬霄光州人少業南壇從遊者十人許夕忽覩

一美女立松樹上衆錯愕走翀累不爲惑女滅以

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夜斗果

雷劈之翀登進士累官南京戶部尚書

禮部尚書

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

贗作無疑即使非贗我太祖以聖德受命剏一代

之顧傳之子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遂以其璽爲庫藏之瀚守日川新喻人謚文穆

尹旻司銓日旻字同仁歷城人父宏泉州知府旻舉進士簡入翰林累官吏部尚書素負學識尤精整彊記身經銓注雖胥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久掌衡鑒不爲私撓姦吏李孜省構成大獄削職歸卒復官贈太保謚恭簡閩士翁旻以貢就教職旻試之不許曰子終當科第發身後如旻言

楊石齋閣老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子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慎字用修號升菴少聰明博學年十二石齋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石齋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作至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石齋喜曰此四句大勝前人年二十四及第授翰林修撰議大禮跪門哭諫下

獄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卒贈光祿寺少卿著述百餘種

賞者至楊頻蹙曰君知爲傀儡者乎

傀儡 木偶戲唐段綸使楊思齊造傀儡太宗怒削綸階

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將已

顯皇帝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條陳疏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全不動怒曰此欲沽名耳若處之適成其名卷而封之于文定嘗稱

聖明寬度于慎行字無垢一字可遠號穀山郢𠋫登第入詞林不善臨池上命題咏詩成罰倩人書之江陵敗士大夫咸推波助瀾慎行獨調護營救貽丘司寇書世傳而誦之累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所著集筆塵成一家言卒贈太子太保易名文定

宋大宰曰此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今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

矣同列皆服其言 宋纁字伯敬號栗菴商丘人起
家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剛方雅正縉紳鮮儔
會試當闈中牘具覆發主者心冀知名如卜聽人懷
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呼歡吳澹人
名揭 吳穎字永錫號澹人華亭人改翰林院庶吉
士授編修 衆寂然倪鴻寶色頗愧忽方書田 方逢
年字書田遂安人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仕至禮
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温易有文才入清不屈殺之

從西座隅離席諗衆曰吳禎者華亭吳天胤也衆乃蕭謙向主者舉手賀得人

杜安道性愼密不泄動有法度過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隨侍太祖征伐朝讌未嘗暫違太祖常曰如安道吾知其心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之間盡能揣其隱微

鄒頫泉鄒善字繼甫號頫泉安福人仕終叅政督山東學得邢知吾侗號別見曰異日當文名天下召

讀書省之司衡堂親行冠禮時邢年方十四

榆林柳樹會稽柳州也士人耕地得金僉憲姚文清問其所自（文清字廉夫陽曲人仕至布政使）士人云地下隧道數曲巨室三楹金銀堆積以千萬計僉憲請聞於朝發之以實庫藏鎮督姚鏌曰（鏌字英之慈谿人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邊善於馭士屢奏捷功子淶字維東狀元及第官至春坊諭德）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

自明乃以金歸土人厚封共地以絕後議

世灼灼言河神王浚川曰正若無神耳有則上爲國

下爲民可以理禱敢慁

玉劒尊聞　卷之五